

千古诗书咏涪州(下)

李永才(四川)

涪陵城对岸的北岩，是历代文人学士路过涪陵，大多要去游览并题咏古诗的地方。据地方史料记载，绍圣四年(1097年)，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颐被贬至涪陵，人称伊川先生，他在北岩普净禅院讲学期间凿成点易洞，又在此开堂讲授儒家学说，其学说后被程氏四传弟子朱熹发扬光大，在南宋成为官方显学“程朱理学”，影响了中国哲学主流思想长达数百年。黄庭坚曾来到北岩，访问程颐居住讲学的普净院，并为其题书“钩深堂”。“钩深”二字，取自《周易系辞》中“钩深致远”一语，意指此处乃钩深之地，程颐其学乃钩深之学。

公元1178年，陆游自蜀东归时经过涪江边的张益德庙，写下《涪州道中》：“远客喜归路，清游逾昔闻。雨添山翠重，舟压浪花分。洛叟经名世，张侯勇冠军。怀人不可见，袖手对炉熏。”陆游经过涪州时是在夏初，还未到荔枝收获季节，陆游写下一首《涪州》：“古垒西偏晚系舟，倚栏搔首思悠悠。欲营丹灶竟无地，不见荔枝空远游。官道近多乱石，人家避水半危楼。使君不用勤留客，瘴雨蛮云我欲愁。”在程颐祠堂，陆游写下一首《北岩》：“舣船涪州岸，携儿北岩游。摇楫过大江，褰裳蹀高褛。雨昏山半失，江涨地欲浮。老矣宁再来，为作竟日留。鸟帽程丈人，闭户本好修。骇机一朝发，议罪至窜投。党禁久不解，战尘暗神州。修怨以稔祸，哀哉谁始谋。小人无远略，所怀在私雠。后来其鉴兹，赋诗识岩幽。”诗歌描述了北岩在山雨中尽显雄浑的气势。

北宋诗人郭印来到涪州，写下一首《游涪州普净院》：“城郭欹斜建，人家高下居。扁舟挨古岸，别棹过僧庐。祠识伊川像，堂标鲁直书。惜哉横一水，游子亦来疏。”南宋诗人李吕，游北岩，写下“隔江定佳处，放艇得幽

寻/直上云根径，尽行霜叶林/昔人非避世，此地可钩深/何物能熏染，幽禽亦好音。”的诗句。

与北岩隔江相对的“白鹤梁题刻”更是荟萃了历代诗人的大量诗句。白鹤梁题刻，是一块长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仅冬春枯水期露出水面。其上刻有自唐广德元年(763年)至当代的石刻题记。公元988年12月14日，北宋文人朱昂自三峡溯江而上到达涪州，辄成一章。“欲识丰年兆，扬髻势渐浮/只应同在藻，无复畏吞钩/去水非居辙，为祥胜跃舟/须知明圣代，涵泳杳难俦。”这首诗借鱼得其所之乐，比喻百姓安居、君民同乐的和谐气氛。

在白鹤梁观石鱼并题刻，两宋时期达到高潮。其中最著名的要算黄庭坚的七字题刻“元符庚辰涪翁来”。南宋地理志《舆地纪胜》中记载：“在涪陵县下江心，有双鱼刻石上，每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蔓草，一衔莲花。有石碑石斗在旁，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必丰年；唐大顺元年镌。古今诗甚多，刘忠顺有诗见在石上。”宋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十二日，知涪州军州事邹霖命工刻北宋官员刘忠顺《留题涪州石鱼》诗于白鹤梁上：“七十二鳞波底镌，一衔蔓草一衔莲/出来非共贪芳饵，奏去因同报稔年/方客远书徒自得，牧人嘉梦合相先/前知上瑞宜频见，帝念民饥久不解，战尘暗神州/修怨以稔祸，哀哉谁始谋/小人无远略，所怀在私雠/后来其鉴兹，赋诗识岩幽。”

南宋宝佑三年(1255年)，涪州知州刘叔子的《观石鱼嗣刘忠顺韵》也题刻于此：“衔尾洋洋洋石上镌，或依藻或依莲/梦占周室中兴日，刻自唐人多历年/隐见有时非强致，丰凶当岁必先开/太平谁谓真无象，罩罩还歌乐与贤。”《舆地纪胜》中记载有诗人马提干的一首诗《涪州十韵》，提到了更多宋代涪州的胜景：“地据襟喉重，城依雉堞坚/东渐邻楚

分，南望带夷边/舟楫三川会，封疆五郡连/人烟繁峡内，风物冠江前/溪自吴公邑，园由妃子传/许雄山共峻，马援坝相联/滩急群瀨沸，崖高落马石/石鱼占岁稔，铁柜验晴天/地燃冬无雪，人贫岁不缩/岩标山谷字，观塑尔朱仙。”诗中提到的景点，即吴公溪、妃子园、许雄山、马援坝、群猪滩、落马崖、石鱼、铁柜山、“钩深堂”、尔朱仙道观等，大部分都已经难觅踪迹了。

千里乌江，自古以来以奇险闻名于世，故有“乌江天险”之称。乌江的山水，清幽秀丽，神秘雄奇，自古就是诗人流连忘返之地。清代诗人翁若梅游涪陵留下有赞美乌江风光的《涪江舟行抵武隆》：“蜀中山水奇，应推此第一。安得王右丞，再试辋川笔。”这首诗抒写了优美的乌江山水，画出精美的乌江山水画。

面对这样的江景，范成大写下一首《涪江险不可泊，入黔江艸舟》：“黄沙翻浪攻排亭，瀼瀼百尺呀成坑/坳洼眩转久乃平，一涡熨帖千涡生/篙师绝叫驱川灵，鸣铙飞渡如奔霆/水从岷来如浊泾，夜榜黔江聊濯缨/玻璃彻底面清，忽思短棹中流横，钓丝随风浮月明。”

此外，清代诗人石彦恬写过《三门归舟》《山居遗兴》两首关于乌江的诗歌，“一去浑流春水生，归来双桨击澄清”，展现出春日乘舟归来时诗人所见的乌江胜景。在《山居遗兴》一诗中，诗人用“刀耕火种秋农事，落木时看野烧殷”的诗句，让我们对江岸上秋日的人文风光有身临其境之感。

千古诗情道不尽，万里河山入画来。每次重返故乡，流连巴国故地，我眼前便浮现出历代文人雅士之形象，诵读其章句，仿佛穿越时空与他们对话。他们留下的历史文脉，必将润泽千秋，生生不息，让涪陵这一方文化福地不断焕发新的华光。



百寿图之一张文清 萧继东画

作者简介

萧继东 四川教育学院美术系(现成都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创始人、教授，四川省第八、九届政协委员。油画家、书法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美协油画艺委会委员、四川美协昆仑风景油画研究会副会长、成都美协油画艺委会副主任、蜀都书画院顾问、致公画院首任院长、四川致公书画院顾问、青城太极书画院院长。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画展，获全国三等奖、特别奖等，其传略已载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华创业功臣大典》《世界名人录》等诸多大型画册和辞书。

锦里诗苑

短诗

罗华章(四川)

川西林盘

好大的一盘棋呀
那个叫成都的平原
展开宽阔的画卷
旷野和河流是时光推演的画卷
调色板倒扣在天空
彩虹般的绿道串起大美林盘
太阳的脸庞盛放在百花中
那是勤劳的双手
调和而成的梦想

新都非遗集市

大寒再冷，也挡不住
红灯笼和红春联的热情
吆喝一声，年就来了
非遗集市，她的就是一个眼福，卖的就是浓稠得化不开的笑语欢声
那走过来的，可是画中人？春老虎的脚步很轻很轻。编出的蝉，也是幽鸣的蝉
春山的茶，也是杯中的茶。音乐带着重金属如小孩的糖葫芦。手艺人的甜
甜在眼角眉梢。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是主持人的声线

城厢镇西街

西街没有丢下我，眼前的我
小时的我，古时的我
现在的我，在一条河里游泳
我拍打阳光，在光线的照耀中嬉戏。这万物从未辜负我的幸福。在西街，县衙、宗祠、当铺都是电影中的事物。我是唯一的主角

铜梁(组诗)

付令(贵州)

小南街

五舅的大瓷缸里盛满巴川河水和小虾蟆——这水好苦
我和表兄嗤嗤憨笑
在街口处买的玩具左轮枪
啪啪，玩出童年欢乐
岸边钓鱼的小学老师摇摇头
“你们这些娃儿一天只晓得疯耍”
50年后铜梁县会成为一个小镇
城区会有足足10万人
36年后的铜梁区人口已过50万
我们也在嘲笑另外一些人
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

马家湾

91年到97年，除了禁燃的年份
在马家湾的大舅家我点了四次鞭炮
初一零点炮，可引线一回比一回潮
后来的春节，我将“喷泉”放进底朝上的玻璃罐
我妈一如既往责骂：千烦，长不醒
但火树银花之后得到了一块凸透镜
透过它，可以回望或展望美好的日子
镜子的那头
夕阳之下的大舅朝我微笑：你教他莫不要哦
那是1998年的春节

大十字

在三舅家喝的天府可乐
果然得奖了，5岁起便自觉有判断力
但魔术弹怎么不能像西门坡照亮天宇
带着疑惑长到35岁，才确定那是信号弹
就像我妈说的：没出息！

蚕茧公司

悬崖之字型的台阶拾级而上
在这里，白白绒球受阅和淬炼
摇篮、茧篮、茧架、磅秤、烘房和仓库
蚕宝宝放弃化蝶，片片桑叶化作缕缕锦绣

空气中飘荡着暗香

10多个冬夏我来到蚕茧公司的幺舅家
少年的我燃放一枚航空伞灯
冒着烟坠落于茧房席卷上，担心会
烧起来
31年后，茧站已风雨飘摇、残破不堪
这么多年过去了，帘幕和伞灯都还在
没有燃烧，但也不会飞走

跳动的脉搏

谢松良(广东)

随着海浪的一声巨响
改革的画笔在莞邑划出一个弧线
一个由厚街、虎门、沙田、长安、东莞港
组成的新型都市核心：滨海湾新区
她是粤港澳大湾区特色合作平台
她是粤港澳协同发展先导区
她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中心
她像海上的雄鹰一样傲视着这片土地

一带一路的蓝图

彰显着华夏文明的尊威
改革开放的钟声
敲醒了沉睡的岭南大地
这片土地上每天绽放新精彩
海鸥贴着水面飞翔
柔和的海风吹过天苍苍水茫茫

百年的发展将时光谱成进行曲
挥汗如雨续写新篇
美誉的世界工厂转型升级
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新莞人
像南飞的燕子，张开了翅膀
他们把思想根植这片美丽的土地
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道风景

大风渐止

南木子(重庆)

白天和黑夜贴着头皮飞
秒针上，有人醒来有人睡去
时间线同时拥有月光和日光
拥有感情丰富的宇宙文库
写满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
起于草木的大风
止于一根秒针蓝色的内心

盼

颜行(河南)

不曾留意树叶长大
飘零却牵动人的思绪
盼儿子长大
却不想让母亲变老
恨不得时间走不动了

空杯

黄天琦(山东师范大学学生)

不必烦恼和忧虑
甚至也无需快乐
朋友以空杯的状态
迎接更好的未来
像窗外安静的合欢树
默默盛满大地的力量
然后开出一树芬芳
惊艳那平淡又特别的青春

夜闻歌声

常其祥(湖南)

蝉隐蟋鸣景朦胧，夜幕轻垂听蛙声
杜鹃黄鹂枝头静，仙曲婉转荡心神
微风拂柳轻伴舞，江浪掀涛奏鼓鸣
星月当空歌厅闹，荷花争艳献歌神

七绝 书房随笔

宋协棕(山东)

如山本旧桌几，三两清风二两衣。
笔墨滂沱天地小，悠悠思飞九霄低。

登顶赵公山

国士(四川)

我与赵公山相守相望了四十六年，一年四季抬头望远山思索，山的那边是什么？

为了揭开赵公山的神秘面纱，我和梅敏相约去登山，到了起点，她才知道我要登顶，而她的目标是半山，本是一路人，却因为目标不同，从山底我们就分手了，有些遗憾却又有些无奈。

我走过五百米时，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满头大汗，我问他是不是要登顶，他说：“本来要登顶的，可是今天没有穿登山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114 期